

这支曾夜宿南京路的部队，
后来奔赴长津湖战场

▶ 10版·影视

爆款综艺需实现价值底色
与文化自信的双重抵达

▶ 11版·文艺百家

毕加索的遗产：悖论与谜题
写在毕加索诞辰140周年之际

▶ 12版·艺术

《霞光》： 反套路轻喜剧突围传统谍战剧类型叙事

艾志杰

观点提要

作为一部非典型谍战剧，城市景观的复建与人物情感的表现尽显朴素的生活美学，以“反套路”的叙事模式与“复合性”的内在机制书写谍战轻喜剧的修辞策略，创造性地建构一种“同一屋檐下”的微型格局，实现中国革命精神的弘扬与感召，拓宽了谍战类型的叙述模式。

以“女性”“轻喜剧”为标签的非典型谍战剧《霞光》首集收视率实现1.7的“开局脆”。该剧以日常叙事介入谍战故事，“小切口”呈现1945-1949年之间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凸显谍战剧的生活美学气息，在严肃性与娱乐性之间反叙事调和，探索谍战轻喜剧的修辞方式和叙事策略。在此基础上，《霞光》尝试深化中国革命信仰的影像化阐释，开拓新时代中国精神的传播路径，以此实现主旋律影视剧的创新表达。

城市底蕴与情感诉求：符合生活美学的日常表达

大连这座城市承载着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记忆，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留下的奋斗足迹。抗战宣告胜利，大连成为中国大地上唯一的特殊解放区，中央计划成立大连市委以及民主政府。《霞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叙事，无处不在的“大连元素”勾勒出极具东北韵味的市井画卷。为了复原真实的城市景观，从高大霞家的院子到街道的建筑，观众能在荧屏上看到大连的地标性建筑如老青泥洼桥、苏联楼、南山小洋楼、寺儿沟等。同时，大连的特色食品如海菜包子、油煎锅子、海鲜等，以及“血受”“刺锅子”“挽霞子”“咪咪嘎”等地方方言的使用，都充分还原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充满浪漫气息的大连城市底蕴。

可贵的是，这些视觉元素并非割裂式地单独存在，而是巧妙地缝合进故事之中，使历史记忆与谍战叙事相融。如苏妈潜伏在苏联楼屡次破坏傅家庄与苏联的接洽工作，国共两党都想抓捕的日军高官石田元三藏身于寺儿沟，麻苏亦在傅家庄为人民安置南山小洋楼时从中作梗，敌方特务用包子装化学用品以引爆兵工厂，高大霞依靠一句“血受”的俚语方言识破方若愚的敌特身份等。可见，通过城市景观的重塑和文化记忆的寻根，《霞光》带领观众感受浓郁的地域文化、人文精神以及参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先辈

们在这块热土上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空间场域，《霞光》中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谱系铺展开来。他们不像《潜伏》《伪装者》《悬崖》中的传统特工形象，陷入无休止的偷情报、生死考验、辨别敌我惊心动魄的博弈之中，而是真实地追求情感，平衡自己的状态，充分显示电视剧的生活美学诉求。恨嫁的“大龄剩女”高大霞，时常把找对象挂在嘴边，在和傅家庄经历过误解、博弈、生死之后，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恋人；寡妇“嫂子”刘曼丽，一心追爱，“撩”完傅家庄，“恋”上杨欢，尽管结局悲惨，但过程是“颜控”妇女的“欢乐多”；心狠手辣的麻苏苏爱上方若愚却几次三番被拒绝，上演一出“女追男”的尴尬戏码；长相丑陋的甄精细和大令不打不相识，成为敌方特工队的“门当户对”；一心向党的“白毛女”袁飞燕暗恋傅家庄，甘愿住进小洋楼为傅家庄做“闹鬼谣言”；小跟班高守平因为高大霞和万德福的关系，胆战心惊地和万春妮处对象；与我党同盟的苏联高级指挥官安德烈，热情地追求袁飞燕。可以发现，《霞光》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一边“谍战着”，一边“追爱着”，寻找精神慰藉和内心愉悦，在特殊年代追求自我的情感体验，从而使以强情节为核心的谍战剧平添一种朴素的生活美学。

反套路与复合性：“谍战轻喜剧”的类型探索

传统谍战剧如《潜伏》中的翠平、《和平饭店》中的陈佳影、《伪装者》中的明镜大姐等女性形象，要么刚柔并济、要么足智多谋、要么魅力四射，这也形成了观众对谍战剧女性的“刻板印象”。而《霞光》恰恰以“反套路”的错位形式塑造了“高大霞”形象，我们可以统称为“女英雄的多副面容”，她或是被委以重任的“老革命”，或是开启邀功模式的“演讲小达人”，或是充满“彪”气、爱管闲事的“文工团指导员”，或是假扮“老姨”潜入敌营的“冲锋女英雄”。尤其是为了帮助生死未卜的哥哥“保



▲ 佟丽娅饰演的高大霞，在和陈昊饰演的傅家庄经历过误解、博弈、生死之后，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恋人
▶ 电视剧《霞光》剧照



住”嫂子刘曼丽，她甚至考虑和傅家庄假扮恋人。同样是“假扮”的戏码，《悬崖》中的周乙和顾妍秋步步为营、九死一生，而《霞光》中的高大霞则略显儿戏，这与观众对女英雄形象的常规印象形成反差，营造一种喜剧情境，产生“笑料”。这种“反套路”的喜剧叙事也表现在国名党特务“甄精细”身上。与常规情境下深谙世故、精于算计的敌特形象不同，甄精细是一个典型的“丑角”形象，这种丑角化一方面通过长相丑陋、行为迟钝的形象特征与其国民党特务身份贴合，另一方面角色所呈现出的“随时暴露身份”与故事世界中老姨、老姨父等人在尽力潜伏形成外在张力。围绕甄精细所设计的抢喝药酒、装错窃听器、暗杀中偷懒等一系列真不“精细”的情节，都以形象的“糗事”来营造喜剧效果，创新谍战轻喜剧的艺术形式，拓展喜剧叙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暗杀”行为予以讽刺，从而让观众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事实上，不管是依靠“丧钟敲响”行动获得抗日转机的《伪装者》，还是利用“假夫妻”关系制造情感矛盾的《悬崖》，抑或是通过情报员的牺牲凸显信仰的《风筝》，观众仍然希望在荧屏上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与敌特斗智斗勇的经典桥段，这是谍战剧最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霞光》将视角聚焦于“谍战轻喜剧”的类

型探索上，其艺术价值不言而喻，这既是对抗固有的常规叙事的创新之举，也是应对谍战剧创作巅峰之后进入“瓶颈期”的策略之一。

显然，该剧不仅营造充满智力在线的各种“危机考验”，而且也制造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笑的精神”，试图挖掘谍战轻喜剧严肃与娱乐并存的“复合性”特质。比如“万德福是大姨”这条暗线即显示出谍战与喜剧的“复合性”。为了追求高大霞，万德福被嫂子刘曼丽忽悠了一台“戏匣子”，阴差阳错地差点成了自己女儿的“姐夫”，与高大霞交谈时总是含蓄害羞、眼神躲闪，让人啼笑皆非；但最后身份暴露、悬念解开，观众发现万德福才是杀人如麻的“大姨”，这使整条叙事线兼具轻松诙谐与紧张悬念，也暗示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的艰难不易及其强大的凝聚力和领导力。

“同一屋檐下”的格局：革命精神的延续与感召

在生活美学和谍战喜剧交织的革命历史大背景下，《霞光》创造性地建构了

一种“同一屋檐下”的微型格局，将高大霞、傅家庄、方若愚等人聚集在同一空间中，通过人物之间的纠葛、较量，显示革命精神的延续与感召，从而呈现作品的精神力量和审美价值。

一方面，革命同盟高大霞和傅家庄住在高家的院子里，高大霞受到傅家庄的精神引导，显示从小人物走向大英雄的“成长型”叙事。高大霞和傅家庄一开始是以互相认错身份相识的，傅家庄经李云光介绍住进高家，与高大霞在误解、矛盾、生死考验中感情升温。其中，傅家庄与敌特斗智斗勇，顺利完成我党与苏联之间的接洽工作，委托万德福调查高大霞以破除其“汉奸”猜忌，分配小洋房让百姓成为真正的无产者，积极完成《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任务、破坏敌人利用通用券扰乱大连金融市场的计划，用生命阻止爆破瓦解“龙兵过”行动等，傅家庄所有的利他行为和革命信仰都被高大霞内化为自身的革命理想和价值观，她逐渐成长为一名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战士。因此，傅家庄是高大霞坚定信仰、敢于与国民党周旋和斗争的“领路人”，也是革命道路上披荆斩棘的“忠实伴侣”，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先进的思想意识指引着高大霞完成蜕变，这种革命精神的内在延续正是《霞光》的可圈可点之处。

另一方面，革命对立阵营的方若愚

和高大霞明争暗斗，他们阴差阳错地住进了小洋楼，他们互相监视、博弈，最终方若愚在高大霞的精神感召下，一起阻止国民党的阴谋，彰显从敌方向我方方的“转变型”叙事。其实，高大霞和方若愚之间“敌明我也明”的叙事线索，既是《霞光》浓墨重彩的叙述方式，又是提升作品精神空间的点睛之笔。全剧以高大霞捡到方若愚的钥匙开篇，以方若愚与高大霞握手言和并委托其照顾女儿袁飞燕收尾。高大霞一次次识破方若愚的阴谋诡计，指认他是哈尔滨马迭尔旅馆的特务，与他当面对质绑架行为，认定他是鲜花炸弹的幕后黑手，与他开展搜寻日本军火的争夺赛，向他审问调换档案之事，拆穿他进入物资公司的真正目的，认出他暗中写的“反动标语”等。方若愚则以逃避、迂回、否认的方式竭力隐藏自己的“老姨父”身份。最终，方若愚认识到国民党一直在“画大饼”，想到自己当初参加国民党也只是为了寻找丢失的女儿，并不想害任何人，同时在高大霞等人的精神影响与信仰感召下，他帮助高大霞摆脱困境，获得自我的超越。

《霞光》以朴实无华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的叙事方式，让当代观众看到了先辈们英勇奋斗、坚定前行的精神图谱。

(作者为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艺术学博士)

文艺辣评

有一种演技仅粉丝可见

盐水棒冰

后流量时代，如何转型成为真正的演员，是摆在所有想要进入影视领域的“流量明星”面前的一道课题。

转型的路径有很多。比如明星团队懂得挑选剧本，找到和自身状态相适应的角色。李易峰出演《隐秘而伟大》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顾耀东是一个成长型角色，大学毕业进入国民党警局，热血而莽撞，执着而懵懂，然后慢慢转变为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一个由青涩到成熟的过程，让演员在扮演角色的同时也跟角色一起实现了自身的成长。

又如创作团队为明星配备足够强大的配角阵容，能够在表演上起到带动作用。爆款甜宠剧《你是我的荣耀》里，杨洋的表现比起《微微一笑很倾城》有了肉眼可见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当他和王诗槐、郑晓宁、潘粤明等演员演对手戏时，能够明显看到他整个人都自然起来，甚至有了生动的微表情，而不再只是一个脸上写满了“我怎么这么好看”的行走的雕塑。

但无论哪种路径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明星和明星周围的人对于当事人的表演能力有足够清晰的认知。但这

恰恰是非常难做到的一件事。

对于明星来说，长期处于粉丝无底线赞美的包围圈里，很难不自我膨胀。有一个现象令人关注：近年来，只要是流量明星出演的影视剧，弹幕上就会刷出一水儿的“某某某可以演好任何角色！”“某某某塑造角色的能力太强了！”“某某某总是把角色吃得透透的！”“你永远可以相信某某某的演技！”像是一套话术范本，只需要更换明星的名字便可以复制黏贴。

其中的悖论在于，很多偶像出道的流量明星，在演技上是存在明显不足的。网友为此专门发明了一句话：有一种演技，仅粉丝可见。

眼前面的例子，是热度颇高的网剧《一生一世》的主演任嘉伦。

《一生一世》和另一部热播网剧《周生如故》是接档播出的姐妹篇，两部剧集都来自网络小说《一生一世美人骨》，分别改编了小说的古代和现代部分。

《周生如故》是古代部分，主要负责

——自愿放弃王位继承权并在朝堂立誓不娶妻、不留后嗣的小南辰王周生辰，和尚在腹中时便被指婚给太子的世家之女周时宜，注定了是一段宿命般双

向奔赴却爱而不得的虐恋悲剧。最终周生辰被处以剔骨之刑，留下血书“展此一生，不负天下，惟负十一”，谁时宜在大婚当天身着嫁衣从城楼一跃而下。

《一生一世》是现代部分，主要负责甜——配音演员时宜和化学教授周生辰在茫茫人海中相遇，这一世，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相爱了。

之所以拿任嘉伦做例子，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毫无演技。事实上，无论是此前的《锦衣之下》还是《周生如故》，都显示出他在古装偶像剧这个类型中的优势。首先是扮相。当年“天涯四美”能够成为一时佳话，就是因为男演员能够扛住古装扮相考验的少之又少，而任嘉伦就是新一代偶像剧中之为数不多的之一。古装凸显了他眉眼之间的英气，跟曾经的TVB男星江华颇有相似之处。其次是眼神。小南辰王自不必说，《锦衣之下》中的陆绎作为锦衣卫首领，也是机深沉不苟言笑的设定，七情六欲不上面。任嘉伦却能用一双眼睛演绎出情感的复杂与幽微，说他是“演技派”，不算尬吹。

但时装剧一直是任嘉伦的短板。这一点在今年较早时播出的《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和《不说再见》中已经表现出

来，此次因为《一生一世》和《周生如故》是联动播出，对比就更加明显。观众最直观的不适感来自台词。任嘉伦的古装剧都是采用配音，到了时装剧里，或许是为了体现出生活质感，便采用原声。但是，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偶像艺人，任嘉伦的原声台词有明显的气息不稳，很容易让人出戏。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古装剧难在扮相，时装剧则对表演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后者在剧情上更加生活化。而时装剧里的任嘉伦，一方面失去了扮相上的优势，在准确拿捏人物情绪、表现人物行为逻辑上似乎也没什么有效的办法，在古装剧里被视作加分的高冷范和偶像感，到了时装剧则成了一种表演上的固化和不接地气。

然而问题来了：在戴着滤镜看剧的粉丝眼里，这么明显的缺陷统统不存在。《一生一世》开播之后，每一集都被粉丝盖上了各种各样的戳：共情能力好强！演技越发精进！原声跟角色太配！一任千面果然名不虚传！

“仅粉丝可见”的演技如同皇帝的新衣，只会让人产生幻觉，每一个希望在演技上有所突破的流量明星，都应该对此保有足够的警醒。从事表演事业，

如果不能通过提升演技实现自己在表演领域的主体价值，只能作为一个被注视和消费的客体——而这条路注定走不长久。

当然，演技上的精进除了依赖于明星的自觉，也需要好的作品。而粉丝滤镜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屏蔽缺点，也屏蔽优点。当观剧过程形同偶像和粉丝的见面会，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眼睛真好看”“鼻子很迷人”“下颌线比我的人生规划还要清晰”“这颜值是偶像剧的天花板无疑了”，其中的潜台词是：剧好不好不重要，有没有演技不重要，看我家爱豆的脸就行了！这一套逻辑，很容易使得制作公司和播出平台把宝押在流量明星身上，为粉丝定制剧集，降低了对剧本的要求，如此又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粉丝只能尬吹自家爱豆的演技，因为剧情和角色实在没有可供讨论的空间。

仍以《一生一世》为例，尽管有原作者亲自下场改编，该剧在人物塑造上仍然有很大问题。依据小说的描述，这一世的周生辰除了是化学天才之外，还有一个身份是避世不出但能影响国家经济走向的豪门家族唯一合法继承人。因为自幼丧父，家族管理权暂时交给叔

父，时宜与他相识时，他正在布局从叔父手中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情节听上去很扯，但小说至少给了他一个符合身份的性格特征：人狠话不多。到了电视剧里，周生辰身份没有变，为人处世却是呆萌纯情一派天真。这样一个从设定上就拧巴了的角色，又能给演员多少锤炼演技的空间？

从个人事业发展来说，唱跳明星涉足表演能够拓展自己的舞台；就产业发展而言，起用自带流量的明星可以为影视作品引流，扩大影响力，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是，既然进入到表演领域，就应该接受演技层面上的考量，无论是明星还是影视内容生产者都需要认识到，通过演技和作品获得的流量才是真正高质量的、可持续的流量；只有好演技和好剧本才能实现相互成就。对于明星来说，一味沉浸于粉丝滤镜，终将昙花一现，让粉丝看到自己没有原地踏步，而是一直在往前走，这是“偶像”的意义所在；而对于影视剧创作者来说，今天的观剧模式确实使得观众能够越来越多地影响创作者，但今年以来的诸多案例已经表明，创作者同样可以也应该引导观众。